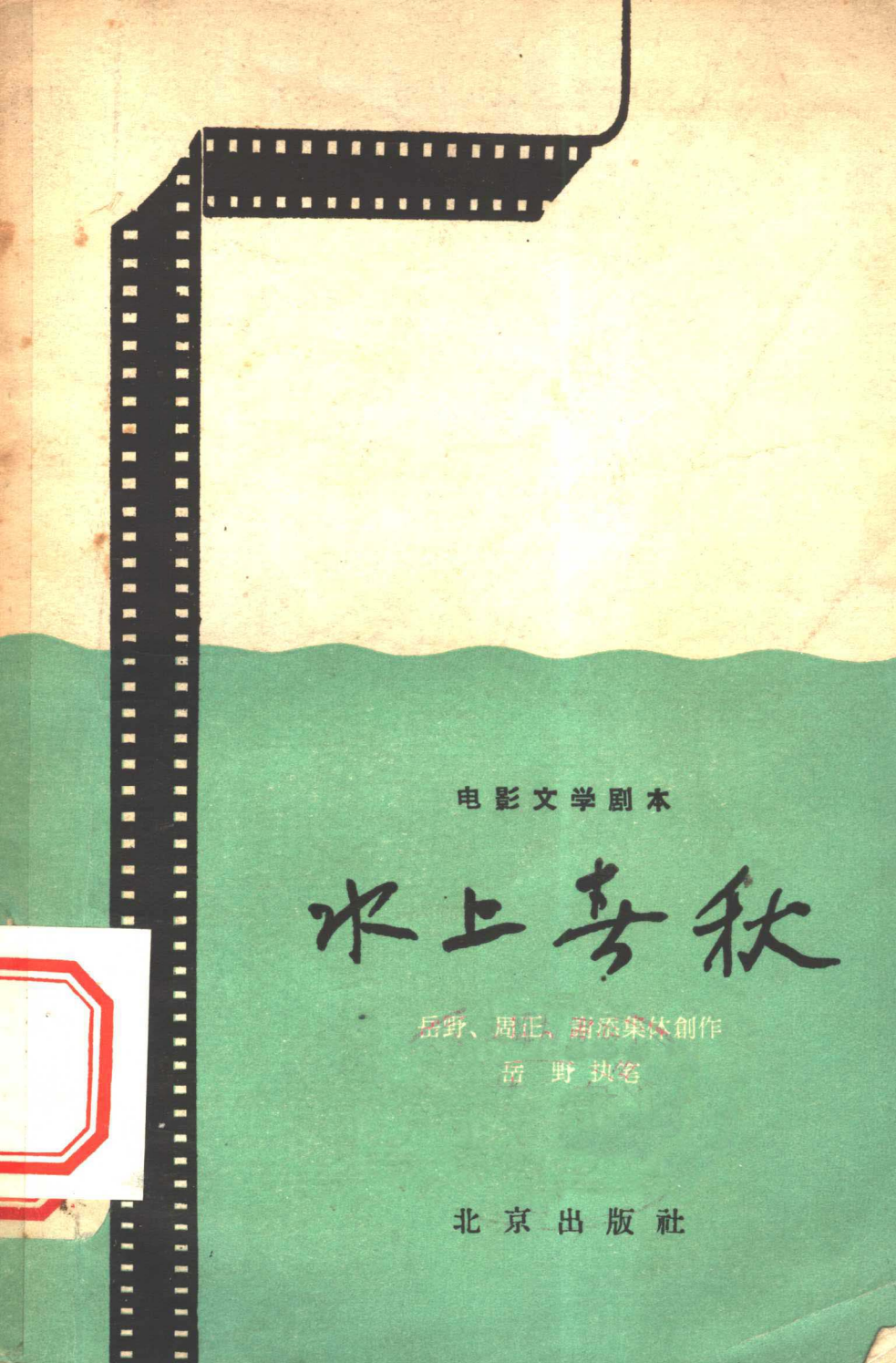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水上春秋

岳野、周正、南添集体创作

岳野执笔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水上春秋

（清）吴敬梓著

吴敬梓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水上春秋

岳野、周正、謝添集体創作

岳 野 执笔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一本反映游泳運動員生活的電影文學劇本。

作品通過對華鎮龍父子兩代運動員解放前後的不同境遇，描述了我國游泳運動在黨的領導下所獲得的空前蓬勃發展的面貌。作者富有情趣地描寫了有才能的青年游泳運動員如何戰勝重重困難，沖破世界紀錄為祖國取得榮譽的奮鬥過程；通過對他們多方面生活的描繪，鮮明地反映了在黨的關懷和培養下，我國青年運動員所具有的高貴的品質和嫺熟的技能；對我國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有著較生動的反映。

水上春秋 (電影文學劇本)

岳 野、周 正、謝 添集體創作 岳 野 執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絲線胡同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2 5/16 ·插頁：2插圖：1 ·字數：8,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冊

統一書號：10071·432 定價：(7) 0.31元

一个体态健美的女运动员从十米高台飞燕式跳下，入水时浪花溅成片名《水上春秋》四个大字。

继而在运动员们各种游姿的背景上出现了职演员表，一个运动员两腿打水，水花淹没了最后一行字。

一张破渔网吊在树枝上，镜头拉出来，我们看见这是在河岸一棵树下的旁边，一位约二十岁的青年，身体壮壮实实，正在修补这张渔网。他的名字叫华镇龙。

华镇龙：（冲着在河里游水的孩子们中的一个）“镇子！手抬高点儿游！这样，对啦！”

那个叫镇子的孩子约十三岁，听了他的话，果然，游得快多了。

忽然河心传来“救命”的惊呼声，岸边行人都急来观望，说时迟那时快，华镇龙已跳到河里往出事地点游去，速度惊人。

“叮叮当！”车铃响处，通往天津市的河岸大路上跑来一辆包月车（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位穿绸裤绸衫、戴平顶草帽的中年人，这人也姓华，名运财，是华镇龙同村同族人，在天津体育界也算是个人物头儿。他发现河里有人速游，便用手杖点了点车夫的脊梁，命车停下。

华运财：（注视着河里的华镇龙）“谁？那是？”

車夫：“咱村平时爱練把式的华鎮龙，除了他誰还有这一手？”

华运財眯着眼望去。

河心激流中，华鎮龙已把一个沉浮于水面的小孩举起，蹀水走近小船。船上立着一位惊慌失措的妇女，把孩子接应上船后便狠狠地朝那孩子的屁股上揍了几下，轉身即向华鎮龙道謝，感激莫名。

华鎮龙：“不要打孩子啦。不会划船，找个人送你們过河不成啊？”

妇女：“行啦，就过去啦！”

华鎮龙：“注意点！”

妇女：“哎！……（轉身对孩子）还哭？叫你老实点，偏不！”

妇女拿起桨繼續往对岸划去。

华鎮龙游了回来，刚一上岸，就听見有人叫。

車夫：“七爷叫你，鎮龙！”

华运財：（已下了車，立在岸上）“快上来！”

华鎮龙：（上岸来不喘不噓）“什么事，七爷？”

华运財：“鎮龙，你在哪学的这套本領？平常我很少回村来，还不知道你有这一手！”

华鎮龙：“你說‘浮水’呀？光种地活不了，就再抓点魚卖。打魚不会水，还不淹死？”

华运財：“噢……（轉念头）見過天津的游泳池沒有？”

华鎮龙：“进城卖魚，看見过。要說‘浮水’，游泳池逛逛蕩蕩象个盆儿样，可沒咱这河里、大坑里得劲儿！”

华运财：“哎！你敢不敢去租界跟外国人比赛比赛？”

华镇龙：“……”

华运财：“怎么？怕？”

华镇龙：“他们又没三头六臂，怕他们？（指鱼网）没闲功夫！”

华运财：“要不了多大功夫！告诉你，比赢了领的奖品，管保比你打一天鱼还值钱。”

有人：“去比比吧！七爷关照你，你还不识抬举？”

华镇龙：“咱就是不大懂人家那套规矩。……”

华运财：“这，不要紧，我请个教练教教你，我在天津市体育界混了这些年，这点忙还帮得上。镇龙，你别多心，眼看着你这套好本事埋没着，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应该叫你好好为咱们华家村争争光露露脸！”

铜鼓铜号吹打着庸俗的音乐。各式各样的商业和电影广告贴满了游泳池门口。中外观众纷纷入场，三、四个衣着朴素的中国大学生随着入场去观看比赛。

马路上赶来一辆小驴拉的双轮车，车上坐着华镇龙，这是同村的伙伴们送他来了。车停，华镇龙立起，穿的是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一件长衫，四肢很不自然地走下来。伙伴们便簇拥着他往游泳场门口走来；镇子跟在后边，好奇地望着四周。

游泳场大门里走出来面显焦急之色的华运财，看见华镇龙就一把拉住：“哎呀！怎么才来？”

华镇龙被拉进去了，同村的伙伴们却被拦在门外。

游泳场上空纵横扯着万国旗，观众席上有西装革履的英国的、法国的绅士，商人，也有穿军装的日本驻屯军军官。

剛入場不久的幾個大學生坐在觀眾席里翻着報紙扯談着。
報頭上印着“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一個高個兒大學生指着報紙標題：“魯西黃河決口擴大，下游亦險象更生”對身旁一同學說：“老胡，瞧！同樣是水，在這裡是一回事，在那裡又是一回事……。”

老胡：（注意的是旁邊一條小新聞）“楊秀瓊在香港又創了個新紀錄！”

另一個：“誰？”

老胡：“就是那個美人魚！（內行地）不過，女子紀錄本來也實在太低了！”

運動員們入場了，先進來的全是外國運動員，觀眾席上有人鼓掌，運動員們向觀眾飛吻。最後入場的是華鎮龍，他是參加這次比賽的唯一的中國人，特別吸引了大學生們。

外國運動員們開始做準備活動。

華鎮龍見別人都在伸腿扭腰，他便在池邊獨出一格地練開了中國少林“十三太保”。這更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議論。

老胡：（望着華）“哎呀！這……？”

高個大學生喜愛地望着，沒去答同伴的話。

一個跟着幾個保鏢的闊公子，一手提手杖、一手攬女人走上觀眾席。

一個肥胖的商人：（獻媚地）“孫大少爺，今兒您怎不參加比賽？”

孫大少爺：“倒霉！腿扭啦。（發現華鎮龍）什麼人？哪兒新來的？”

肥胖商人：“華七爺找來的哪。”

孙大少爷：“嗨！七爷怎么也干这盲人騎瞎馬的事？这不是白賠錢嗎？”

旁边一人：“大概为了寻个开心吧，老看一样看膩了，換換胃口！”

洋人裁判員命運動員們准备，一百碼蛙式比賽开始！

华运財在观众席里略显紧张，他一左一右坐着两个洋商，也都急不可耐地等待比賽开始。

一洋商：（轻声地）“你下那个中国人的注决定啦？”

华运財：“不会变。”

另一洋商：（紳士派头）“輸贏可都兌現？”

华运財：“当然！”

他們的話刚好都被坐在他們后边的大学生們听見了。

老胡：（扯扯伙伴）“瞧，賭上啦！”

裁判員：（举起了手）“Ready！”

運動員們各就各位。观众席里頓現紧张。

暗下做賭的人更是紧张地注視着下注的運動員。

“Go！”裁判員叫了一声，所有運動員都跳入水中游去。华鎮龙几乎慢了半秒鐘才跳了下去。这可把华运財急坏了。

观众們为運動員們鼓掌，可是华鎮龙的水綫空着，他跳下去就沒影了，观众們紧张起来。

“淹死啦！”有誰在喊。

那个拿报纸的大学生担心地站了起来。

华运財满头大汗，他两旁的洋商露出了得意的神色，紧紧拉住了他，好象怕他跑了似的。

老胡：（拉伙伴坐下）“不要紧，他在水下游呢！”

突然在三十多公尺处华鎮龙出水了，他一露头，便超出了

所有的外國運動員。大學生們熱烈為他鼓起掌來，觀眾們也七議八論起來。

轉身了，華鎮龍雖然轉身慢，可是把所有的外國人都拉到後面了。終於，華鎮龍第一個到了終點。裁判員們本來還有所遲疑，可是眼見其他運動員實在比他落后得太多，只好招表，承認了華鎮龍的成績。

大學生興奮。

老胡：（拉着伙伴高叫）“奇跡，簡直是奇跡！”

裁判員宣布：“華鎮龍第一名，菲利浦第二，……”

以下為掌聲淹沒了。

觀眾席上很多頹喪的面孔，只有華運財干練地從兩個洋商手中接過支票，連忙向外走去。

大學生們熱烈向華鎮龍鼓掌。

孫大少爺驚愕地望着華鎮龍。

華鎮龍抱着自己的衣服走進了游泳池的鍋爐房：“勞駕，給點水喝，老大爺。”

老大爺望了望華鎮龍，遞過一杯水。

華鎮龍剛喝了两口，那幾個大學生便找了來，為首的就是那個高身材的，他拉住華鎮龍說：“快離開這裡，他們在找你。”

華鎮龍：“找我？不，獎品我不要，只要贏了他們就算出了口氣啦。”

大學生：“不，他們要揍你！”

老胡：“因為你贏了他們！”

華鎮龍：（放下杯子就往外闖）“誰含糊他們！”

高個大學生：（拦住）“不，他們現在人多，不要硬拚！”

看鍋爐房的老大爷：（忙开了后門）“快打这里走吧！好汉不踩臭狗屎，这里是租界，走吧！”

华鎮龙还不打算走，但在几个大学生連劝帶拉之下，終年由后門走了。

僻靜的巷口內有一个小飯摊。华鎮龙正捧着飯碗吃飯，大学生們坐在四周看着，跟他談着。

高个大学生：“……所以他要你来比賽，唯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賭錢。”

华鎮龙：“唉！这咱可真不知道啊！”

老胡：“当然，他們决不会告訴你的。”

华鎮龙：“我心里还是覺得痛快。你們不知道，我常到天津来卖魚，瞅見咱們中国人受欺侮，气得我真沒法儿！先生，你們都是知書达理的人。我想問問，你們說，咱們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高个大学生：（爱国激情流于言表）“嘿，就是这么回事儿！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不当家。这不！上个月南京政府派代表刚和日本的华北駐屯軍司令官签了协定，連河北、察哈尔的省主席和北京、天津的市长都得撤換。因为老百姓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河北省連中国軍隊也都得撤退。（越說越憤慨）你說这还象个什么国家！……”

华鎮龙：“唉！你說的咱国家办事的人也太沒骨头啦！怎么就答应啦？”

高个大学生：“不但答应了这些，他們还要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不要抗日哪！”

华鎮龙：“嘿！这不是跟秦檜一个样子嗎？”

高个大学生：（有力地）“完全对！有这帮秦桧在，中国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华鎮龙：“那你說咱們就命里注定得亡国啦？”

高个大学生：“不，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会有揚眉吐气的一天的！（笑）到了那一天，咱們举行运动会的目的就不是賭博、打架了！”（縱声大笑起来）

华鎮龙：“哎呀！那太棒啦！可，得等到什么时候呀？”

高个大学生：“总有一天！”

华鎮龙：“总有一天！”

另一个大学生：“对，总有一天！”

老胡：“吃完了，走吧！”

华鎮龙：（見高个大学生为他付了飯錢）“真是謝謝！謝謝！今天碰上你們，肚子也填飽啦，心里也长了見識啦！”

高个大学生：“好，再見吧！”

华鎮龙：“哎呀，你們都貴姓呀？飯也吃啦，連請教还沒来得及呢！瞧！”

高个大学生：“我姓李——十八子李，叫李子云。他姓胡，古月胡，他姓何，他姓刘。”

华鎮龙：“我叫华鎮龙。李先生，胡先生，你們都住在哪儿？告訴我，下回我就給你們送魚吃！”

李子云：（笑）“謝謝你啦，你找不着我們的，等将来成家立业了再送吧！”

說罢众人笑着走了。华鎮龙望着他們拐了弯不見了，自己也往家走，出巷口来刚走到大街上，忽見右边一排黃軍裝的日本兵荷槍实弹地开了过来，他們的皮鞋用力踩着馬路，好象要把路面踩烂似的！……

夜晚，华鎮龙回到家里。妻子正在炕上守着油灯等他。

华妻：“唉，抬轎的哪能跟坐轎的比？你一天到晚在外头浮水能浮出多少棒子面来？”

华鎮龙：“你懂什么！”

华妻：“不吃飯就挨餓，我不懂？”

华鎮龙：“別嘮叨啦，小龙娘，好日子会来的。”

华妻：“你想好日子，好日子不想你！”

华鎮龙：“总有一天它会来的！”

华妻：“那，我求你别老在这兵荒馬乱的年月出去玩啦！”

华鎮龙：“玩？是比賽！”

华妻：“哎呀！比賽有什么用？”

华鎮龙：“能給中国人爭光露臉！”

华妻：“那你总不能比一輩子賽呀？”

华鎮龙：“我不成了，讓小龙去！（說时揭开被单，望着正酣睡着的不满周岁的胖呼呼的小龙）瞧吧，将来小龙一定比我有出息！”

已是十一岁的小龙正在村旁太坑里游蛙泳。

华鎮龙在坑旁地里干着活儿，扭头不見了小龙，便走来寻找，見小龙在坑里游得正欢，就蹲下来看。

华鎮龙：“小龙！两腿使劲！使大劲！对了！”

天热了，华鎮龙說着便也脫了衣服跳下去游。正在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騎了一輛脚踏車来了，脚踏車后面一边一个空魚簍子。这人就是鎖子，大号叫赵长鎖。

赵长鎖：（下車喊）“龙哥，有件事告訴你！”

华鎮龙：（踩着水）“下来，长鎖，下来說。”

赵长鎖：（放下車子，脫了衣服，跳到坑里，就象走进院里一样）“今天，我到天津卖魚，龙哥，你猜我遇上誰啦？”

华鎮龙：“誰？”

赵长鎖：“七爷。他說北平最近要开个游泳比賽大会。”

华鎮龙：“啊……不，他又要打甚么主意啦！咱不去。”

赵长鎖：“龙哥，他說这回純粹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开的。”

华鎮龙：“沒有外国人参加？”

赵长鎖：“他說沒有。还说这次規模很大，全华北都有人参加，是正正规規的比賽。七爷还说，可惜他生意忙，去不了；要不，他一定亲自帶我們去看看，說熱鬧極啦！”

华鎮龙：“他不去？”

赵长鎖：“嗯，龙哥，你去吧！把你一身功夫露露去吧！”

华鎮龙：“哎呀！怎么去法？路費哪儿弄去？”

赵长鎖：（望着岸上的脚踏車）“騎車去！我把車借給你！”

华鎮龙：“好！去！”

华小龙：（搂着爸爸的脖子）“爸爸，我也去！”

华鎮龙：（水中背着小龙依然自若）“成，也帶你去見見世面。长鎖，还能借輛車嗎？”

赵长鎖：“干嘛？”

华鎮龙：“你也去，咱們也好有个照顧！”

赵长鎖：（兴奋）“好，我去借！”

平津公路上。华鎮龙騎着脚踏車，后帶小龙，赵长鎖也騎了一輛脚踏車，并肩馳行。

北平市某游泳場。運動員們正在練習，其中也有孫大少爺。
作壁上觀的都是專門捧他的人。

一個捧孫的人說：“瞧着吧，明兒冠軍准是孫大少爺！”

華鎮龍穿游泳褲出現在岸邊，後面隨着給他抱着衣服的土里土氣的長鎖和小龙。華鎮龍跳入池中，他的自由式速度驚人，有的人竟為他鼓起掌來。

孫大少爺：（不服氣地走近華鎮龍）“來，咱倆一塊游一百公尺。”

華鎮龍：“我？游自由式？”

孫大少爺：“對！游得慢不要緊，別半道停下就成！”

另一闊公子型的人，披着浴衣：“我來發令！Ready！Go！”

華鎮龍和孫大少爺同時跳下水去，並肩游着。游着，游着，孫大少爺漸被拋在後面。最後華鎮龍竟以十公尺之差得勝。孫大少爺甚為不樂。

孫大少爺：“哪兒人？”

華鎮龍：“天津。”

孫大少爺：“天津？來北平干嘛？”

華鎮龍：“比賽！”

孫大少爺：“啊！你叫甚么名字？”

華鎮龍：“我叫華鎮龍！”

孫大少爺：“你——報了名啦？”

華鎮龍：“嗯。”

華鎮龍見到又有幾個身穿游泳衣、相貌不三不四的人圍攔來，不願和他們打交道，便又跳下水去練習。

孫大少爺：（望着在池中游着的華鎮龍，向那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華鎮龍就是他！明天請請他的客！懂嗎？”

那几个人：（也望着华鎮龙）“懂！”

北平。平津游泳比賽大会的游泳場大門前。

华鎮龙率領长鎖、小龙由馬路上走来。长鎖帶領小龙去存車时，两个陌生人走到华鎮龙面前，上下打量着他。

那人：“打天津来？”

华鎮龙：“天津！”

那人：“你叫华鎮龙？”

华鎮龙：“华鎮龙。”

那人：“好，走吧！”

两人一夹，便把华鎮龙往馬路旁那輛小汽車架去，华鎮龙要反抗，发现他們有槍，終于被架上汽車，并且立即开走了。

小龙剛把車交給存車人，长鎖正要把自己的一輛給他，轉臉看見华鎮龙被綁走了，連忙对小龙說：“小龙，你在这儿等着，千万别乱跑！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說完他騎上腳踏車猛追而去。

汽車里，华鎮龙的眼被手絹蒙住了，他想动手掙脫，可是感到背后有短槍抵着。

赵长鎖騎車猛追，最后追到一個大門前，汽車一下开了进去。当他要进去的时候，却被两个帶槍的卫兵拦住。

在一間黑房子里，华鎮龙悶坐着，不知为了什么要关他。这里是什么地方？想逃，門鎖着，門外有背槍的人来回走动。

赵长鎖和小龙愁悶地苦守在大門外一个小香烟摊旁。两輛脚踏車靠在一边。

赵长鎖：（求告摆香烟摊的）“老大爷，你还信不过我們嗎？我們是老实庄稼人。劳駕，告訴我們吧，这大門里是什么地方？”

老大爷：（輕声）“这里是孙大少爷公館。”

赵长鎖：“哪个孙大少爷？”

老大爷：“平津警备司令家裡的！”

音乐和鼓掌声中孙大少爷在平津游泳比賽大会主席台前接受一个肥肥胖胖的官員發給他的奖品，主席台上官紳和官紳夫人也向他鼓掌祝賀，主席台四周警卫严密，槍兵林立。

还是綁架华鎮龙的那两个人，把华鎮龙推出大門来。

“滾！下回再到北平来，比这还厉害，記着！”一个人罵着。

赵长鎖連忙上前迎接；小龙哭着扑入爸爸怀里去。

华鎮龙：（还要回去問个清楚）“我要弄明白，到底他們是誰，为什么关我？”

赵长鎖：（連忙上前拉住）“好啦，龙哥，放出来就算客气的啦！走，我告訴你！”

华小龙：“爸爸，咱們回家吧！”

华鎮龙这才和赵长鎖、小龙忿然离去。

华鎮龙推着脚踏車，小龙在他身旁緊跟着，赵长鎖也推了脚踏車在一旁默默地走着。天空阴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最后他們走到市郊一座铁路桥前，汽車自桥下通行。华鎮